

目 录

小 说

会 合	(1)
没有人听完她底哀诉	(5)
死 猫	(9)
夜底怪眼	(12)
别	(16)
遗 囑	(22)
摧 残	(27)
希 望	(33)
怪母亲	(40)
夜 宿	(45)
为奴隶的母亲	(49)
无聊的谈话	(71)
生 日	(77)

散 文

别 蕙	(88)
还乡记	(89)
不 安	(102)

还乡记

如 是	(103)
死神的翅膀好像在头上拍着	(104)
偷果子的小孩	(105)
一群蝌蚪	(108)
死所的选择	(111)
就 诊	(113)
卖笔的少年	(115)
狗的自杀问题	(118)
上 当	(120)
一个白色的梦	(123)
六月的赐惠者	(126)
一个伟大的印象	(128)
一个褴褛的老医仙	(136)
个人主义与流氓本相	(138)
果筵散后	(139)
《旧时代之死》自序	(140)
《希望》自序	(142)
丰子恺君底飘然的态度	(143)
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	(145)
对 花	(146)
诅 咒	(147)
真儿有四样了	(149)

诗 歌

无弦的琵琶	(151)
秋风从西方来了	(153)
战！	(155)
夜 色	(157)

还乡记

晨 光	(158)
辽远的心	(159)
夜半孤零的心	(161)
人 间	(164)
遐 思	(165)
晚 歌	(166)
血在沸——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的湖南小同志底死	(170)

剧 本

盗船中	(176)
革命家之妻	(187)

日 记

逝 影 (第一册 1922 年 5 月 21 日—12 月 7 日)	(195)
逝 影 (第二册 1922 年 12 月 24 日 —1923 年 6 月 22 日)	(235)
从心所欲 (第四册 1923 年 11 月 16 日 —1924 年 2 月 9 日)	(270)
慈溪时期 (1924 年 3 月 2 日—7 月 11 日)	(295)
北京时期 (1925 年 9 月 9 日—9 月 15 日)	(304)
上海时期 (1928 年 12 月 23 日—1929 年 12 月 22 日)	(306)

自传体作品

生 日	(324)
一篇告白	(335)

书 信

致双亲 (约 1917 年)	(341)
------------------------	---------

还乡记

致西哥 (1921年11月20日)	(342)
致西哥 (1925年9月3日)	(343)
致西哥 (1925年9月18日)	(344)
致双亲 (1926年4月21日)	(346)
致西哥 (1928年5月20日)	(348)
致西哥 (1928年5月27日)	(349)
致双亲 (1928年6月7日)	(350)
致西哥 (1928年8月11日)	(351)
致西哥 (1928年8月24日)	(352)
致西哥 (1928年9月13日)	(353)
致西哥 (1928年10月25日)	(355)
致西哥 (1928年11月17日)	(358)
致西哥 (1928年12月6日)	(359)
致素瑛 (约1929年)	(361)
致陈昌标 (1923年6月3日)	(362)
致陈昌标 (1923年7月2日)	(364)
致陈昌标 (1923年9月27日)	(365)
致陈昌标 (1925年2月)	(366)
致陈昌标 (1925年8月1日)	(367)
致陈昌标 (1925年8月)	(370)
致陈昌标 (1925年12月4日)	(371)
致陈昌标 (1927年1月30日)	(372)
致陈澄海 (1927年12月22日)	(374)
致冯铿 (1930年生日)	(375)
附文 冯铿致柔石之一；之二	
致许峨 (1930年10月20日)	(379)
致冯雪峰 (1931年1月24日)	(381)
致王清溪 (1931年2月5日)	(382)

散文

别 蕙

只两心知道，谁懂得一声惘惘时的勉强欢笑，正是离情浓郁的心泪！难洒呀，难洒呀，半醒半睡的魂儿，更缠绕着千条万条的丝，揪揪扭扭地斜卷着，追叙了过去，祝愿着未来，重重的一切，沉浮在我俩之间，蕙妹，怎能丢开手，随着今宵去呀！

明镜般月，高悬在墙东，寒寒深影处，似有人来窥窃我俩了。不，还是无情的催促，催促！蕙妹呀，你不要用头眠着我，让我吻个口干罢；你不要用臂挽着我，让我握个手疲罢！谁想在此后，再能受你杯茶饮，再能受你肉吃，还能让我在青草色般的蓐茵床儿睡眠呀！向那边去，何昔是重来的日子，路与天一般长，怕只能瞩明月之西去，望白云之东来，寄问一声，——蕙妹好也否？

你说留我到明朝，明朝也是匆匆的；蕙妹呀，去的太速，悔那昔辞的太早；总之，亦在我俩的不得已间，一条没法的运命所注意的路呀！蕙妹，还是丢开手，随着今宵去罢！

一九二三年冬

还乡记

—

我提了旅行的皮包，走上了跳板，在茶房招待了我以后，才知道自己所坐的是一间官舱了。一个老婆子跟随在我后面，——她穿着蓝布的衣服，裤下挟着一个大布包，一看就可知道是从乡下来的。她，好像不知哪里是路，到处畏惧地张望着，站在官舱的门首，似将要跨进右腿来。这时，茶房向她高声地呵斥道：

“喂，走出去，这里是官舱。”

老婆子“唔唔”地急忙退缩着，似吓得要向后跌倒了。我猜测她，是想要借宿在官舱的门口边，可是门口边的地板是异常地光滑红亮，不能容许她底粗糙的蓝布衫去磨擦的。我，是坐在“官”的舱内了，对那捩老的老婆子，觉得有些惭愧。

—

于是我看看官舱内的人们，仿佛他们都像王帝了。

在淡红色的电灯光底下，照着他们多半的脸孔都是如粉团做的一样，有的竟圆到两眼只剩了一条线。他们底肚

还乡记

子，充满了脂肪，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地很像极肥的母鸭。在他们中，没有事做的，便清闲地在剥着瓜子；要做事的，便做身子一倒，卧在床上，拿起鸦片管来吸了的工作。郁郁不乐地似怒视着世界的人也有，——一个穿着蓝缎长衫，戴着西瓜小帽的，金戒指的宝石底光芒，在他的手指上闪射着。他不时地呼唤茶房，事情比别人有几倍的多，于是茶房便回声似的在他前面转动，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事。到晚上，在临睡时前，他又怒声地叫喝茶房。

“老爷，还有什么事？”

茶房似心里不耐烦，而表面仍恭顺地问。“打开这只箱子”。

声音从他的鼻孔里漏出来。可是茶房底举动，比声音还快地打开一只箱子。这时我偷眼横看，这位王帝似的客人，慢慢地俯下他底腰，郁郁不乐地从里面取出了一本书。在茶房给他关好了箱子以后，我瞥见这本书的书面，写的是《幼学琼林》。

三

船到码头的一幕，真是世界最混乱的景象。喊叫着，拥挤着，箱子从腿边擦过，扁担敲坏了人底头。挑夫要夺去你的行李，警察要你打开铺盖，给他检查，……总之，简直似在做恶梦一般。

中国，不知什么时候可从这个混乱中救出来。像这样码头上的混乱是全国一致的——广州、天津、上海，长江各埠，……这个混乱，真正代表了中国。现在，就连家乡的小埠，都是脚夫拼了命地涉过水，来抢夺客人的行李挑了。

四

我在清晨的曦光中，乘着四人拼坐的汽车。车在田野中驱驰着。田野是一片柔绿色，稻苗如绿绒铺成的地毯一般。稍远的青山，在这个金丝似的阳光底反映中，便现出活泼可爱的笑脸来。路旁的电线上是停着燕子，当汽车跑过，它们一阵阵地飞走了。也有后跑的，好像燕子队中也有勇敢与胆怯的分别。蝴蝶从这块田畦飞到那块田畦，闪着五彩的或白色的翅膀。农夫与农妇们，则有的提着篮，有的背着锄，站在路边，等待汽车的驰过。

美丽的早晨，可被颂赞的早晨呀。建设罢！农夫们，愿你们举起你们底锄来；农妇们，愿你们顶起你们底筐来！世界是需要人类去建设的。这样美丽的世界，我们更当给它穿上近代文化织成的锦绣的外衣。——在别离乡村三年了的我，这时的心花真是不可遏抑地想这样喝唱出来。

五

可是绿色的乡村，就是原始的乡村。原始的山，原始的田，原始的清风，原始的树木。

我这时已跳下了汽车，徒步地走在蜿蜒曲折的田塍中了。

两个乡下的小脚的女子，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穿着绿色的丝绸衫裤，一个约莫二十四五，穿着白丝的衣和黑色的裤，都是同样的绣花的小鞋，发上插着两三朵花。年少的姑娘，她的发辫垂到了腰下，几根红线绕扎

还乡记

着。在这辫子之后，跟随着四五个农人模样的青年男子，他们有的挑着担，有的是空手的，护卫一般地在后面。其中挑担的一个——他全身穿着白洋布的衫裤，白色的洋纱袜，而且虽然挑着篮，因为其中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脚上是一双半新的皮底缎鞋。他，稍稍地歪着头，做着得意的脸色，唱着美妙的山歌式的情诗：

“郎想妹来妹想郎，
两心相结不能忘；
春风吹落桃花雨，
转眼又见柳上霜。”

女子是微笑的袅娜地走着，歌声是幽柔的清脆的跟着，清风吹动她们底丝绸的衣衫，春风也吹动他们底情诗的韵律，飘荡地，悠扬地，在这绿色的旷野间。

这真是带着原始滋味的农业国的恋爱的情调——我想，可是世界是在转变着另一种的颜色了。使我忽然觉得悲哀的，并不是“年少的情人，及时行乐罢”的这一种道学的反对，而是感到了这仍然是原始的乡村，和原始的人物。

六

我走到一处名叫“红庙”的小村落，便休息下来了。

好几家饭店的妇人招呼我，问我要否吃饭。她们站在茅草盖的屋子的门口，手里拿着碗和揩布。我就拣一家比较清净的走了进去。

“先生，你吃灰粥么？”一个饭店里的妇人问我。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灰粥。

“吃一碗罢，”我就随口答。

“先生，”她说，“你是吃不惯的。”

“为什么呢？”我奇怪地问，因为我知道卖主是从来不会关心买客的好坏的。

可是她说了：这粥是用了灰澄过的水煮的，没有吃惯的人吃下去，肚子是要发胀的。

“那你们为什么用灰水煮呢？”

“因为‘耐饥’些，走长路的客人是不妨碍的。”她笑了。

这时在我旁边一个挑重担的男子，已经吃完他的灰粥了。

“多少钱？”他粗声问。

“六个铜板一碗，两碗十二个。”妇人答。

那男子，就先付了如数的铜子，另外又数了两枚，交给她，同时说：“这当做菜钱。”

“菜钱可以不要的，”妇人说，并将钱递还他。

我很奇怪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客气呢？吃饭的菜钱可以不要，恐怕全世界是少有听到的。挑重担的男子和饭店妇人互相推让着，一个说要，一个说不要，我就问她为什么不要的理由。

“这四盆小菜值得什么呢？”她向我说明。“长豇豆，茄子，南瓜，都是从自己的园里拿来的。”一边她收拾着他吃好了的碗筷。“假如在正月，我是预备着鱼和肉的，你先生来，可以吃一点，那也要算钱的。现在天气暖，不好办，吃的人少。”

这样，我坐着几乎发怔。——这真有些像‘君子国’里来的人们。在他们，‘人心’似乎‘更古’了。同时我又问：

“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坊，为什么有那样多饭店呢？”

还乡记

“是呀，”妇人一边又命令她底约十岁的小孩子倒茶给我。继续说：“现在是有七家了。三年前还只有三家的。小本经营，比较便当些，我们女人，又没有别的事可做。”

过客又站到在门口，她又向他们招揽着。我因为要赶路，又不愿担搁了她的时间，也就离开板桌和木桩做的凳子，和她告别走了。

七

在每一座凉亭内，在每一处露廊中，总听见人们互相问米价。老年的人总是叹息，年少的人总是吃惊，——收获的时期相近了，为什么不见米价的低跌呢？

在某一处的墙壁上，写着这两句口号，字是用木炭写的：“打倒地主，田地均分。”

有一个青年的农夫，指着这几个字向一班人说道：

“这是××党写的呢！他们要将田地拿来平分过，没有财主也没有穷人。好是好的，但多难呵！”

大家默默的。说话的人也说他们自己底话。我这时在旁边，就听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农夫，他是口吃的，囁囁说道：“天、天、天下无难事，只、只、只怕有心人。我们为、为什么没有饭吃，还、还、还不是，财、财主吃、吃的太好。”

许多人笑了起来。这时我心里想：

“革命的浪潮，已经冲到农村了。”

八

这是必然的，你看，家家没饭吃，家家叫受苦，叫他

们怎么样活下去呢！

在我到家的两三天内，我访问过了好几家的亲戚。舅母对我诉了一番苦，她叫我为表弟设设法；姨母又对我诉了一番苦，她叫我为表兄设设法；一个婶婶也将她底儿子空坐在家里六个月了的情形告诉我；一个邻舍的伯伯，他已经六十岁了，也叫我代他自己设设法，给他到什么学校去做门房。我回来向母亲说：

“妈妈，亲戚们都当我在外边做了官，发了财了。我哪里有这样多的力量呢！”

“不，”我底母亲说，“他们也知道你的。可是这样的坐在家里怎么办呢？你底表兄昨天是连一顶补过数十个洞的帐子，都拿出去当了四角钱回来，四角钱只够得三天维持，蚊子便夜夜来咬的受不住。所以总想到外边去试试。你有办法么？”

我默默地没有答。以后母亲又说：

“在家里没有饭吃，到外边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她们总是想，外边无论怎样苦，青菜里总还有一点油的，家里呢，连盐都买不起了！”

母亲深长地叹息了一声。我心里想：农村的人们，因为破产，总羡慕到都市去，谁知都市也正在崩溃了，于是便有许多人天天的自杀。我，怎样能给他们有一条出路呢？我摇摇头向母亲说：

“我没有办法，法子总还得他们自己去想。”

母亲也更沉下声音，说道：

“他们自己能想出什么办法子？是有法子好想，早已想过了。现在只除出去做强盗的一条路。”

九

在我到家的第三天的午后，太阳已经转到和地平线成九十度直角的时候，我和几个农夫坐在屋外的一株树下——这个邻舍的伯伯也在内。东风是飘荡地吹来，树叶是簌簌地作响，蜜蜂有时停到人们的鼻上来，蜻蜓也在空中盘桓着。这时各人虽然在生计的艰难中，尝着吃不饱的苦痛，可是各人也都微微地有些醉意，似乎家庭的事情忘却了一半似的，于是都谈起空天来。以后他们问我外边的情形怎么样，我向他们简单地说道：

“外边么？军阀是拼命地打仗，钱每天化了几十万。打死的人是山一般的堆积起来。打伤的人运到了后方，因为天气热，伤兵太多，所以在病院里，身体都腐烂起来，做着‘活死人’。”接着，我又叙述了因为打仗的关系而受到的其余的影响。他们个个发呆了，这位邻舍的伯伯就说：

“这都是‘革命’的缘故，‘革命’这东西真不好。为什么要打仗？都说是要革命。所以弄得人死财尽。我想，首先要除掉‘革命’，再举出‘真主’来，天下才会太平。”

于是我问他：要除掉革命用什么方法呢？你能空口喊的他们不打仗么？

他慢慢地说，似乎并不懂得我的意思。

“打仗打仗，我们穷人是愈掉在烂泥中了！前前年好收获，还不是因为打了一次仗，稻穗都弄得抽芽了。那一次，也说是革命呢！现在，我们有什么好处。”

这时另有一个农夫慢慢地，敦厚地说：“是呀，革命

革命，还不是革了有二十年了么？我十八岁的那年，父亲就对我说：‘革命来了，天下会太平了。柴也会贱了，米也会贱了。’可是到现在，我今年有三十七岁，但见柴是一年比一年贵，米是一年比一年买不起，命还是年年革，这样，再过二十年，我们的命也要革掉了，还能够活么？”

我对他的话只取了默默的态度。要讲理论呢，却也无从讲起。大家静寂了一息，只见蝉底宏大的响亮的鸣声。以后，我简单的这样问：

“那么你们究竟怎样办呢？你们真的一点法子也没有么？”

第三个农夫答，他同时吸着烟：

“我们是农民，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只希望老天爷风调雨顺，到秋来收获好些，于是米价可以便宜，那就好了。”

我却微笑地又说：

“单是希望秋收好是不够的。前前年的年成是好了，你们自己说，打了一次仗，稻穗就起芽来了。这有什么用呢？”

邻舍的伯伯就高声接着说，摔利似的：

“是呀！所以先要除掉革命才好！”

我却忍不住地这样说道：

“伯伯，用什么方法来除掉革命呢？还不是用革命的方法来除掉革命么？辣椒是要辣椒的虫来蛀，毒蛇是怕克蛇鸠的。你们当然看过戏，要别人底宝剑放下，你自己非拿出宝剑来不可。空口喊除掉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我底话似乎有些激昂的，于是他们便更沉默了。我也不愿和他们老年人多说伤感的话，他们多半是相近四十与五十的人了。我就用了别的意思，将话扯到别的方向去。

十

这是另一次。

一天晚上，我坐在姨母底家的屋外，是一处南风最容易吹到的地方。繁星满布在天上，大地是漆黑的，我们坐着，也各人看不清各人底脸孔。在我们底旁边，有一堆驱逐蚊子的火烟，火光和天上的星点相辉照。我们开始是谈当天市上的情形：一只猪，杀了一息就卖完了，人们虽然没有钱，可是总喜欢吃肉。以后又谈某夫妻老是相打的不好，有一个老年人批论说：虽然是‘柴米夫妻’，没柴没米便不成为夫妻了，但像这样的天天相骂相打，总不是一条好办法。再以后，不知怎样一下，谈锋会转到××党。有一个农夫这样说：

“听说××党是厉害极了。他们什么都不怕，满身都是胆，已经到处起来了。”

就另有一个人接着说：

“将来的天下一一定是他们的。实在也非他们来不可！”

于是我便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缘故这样说。前者就答：

“他们是杀人放火的。人实在太多了，非得他们来杀一趟，使人口稀少了，物价是不能便宜的。至于有许多地方，如衙门之类，是要烧掉才干净，烧掉才痛快的。这是自然的气数，五百年一遭劫，免不掉的。”

我深深地被置在感动中了。——他们底理论，他们的解释。我一时没有接上说话，他们也似讳谈似的，便有人将话扯到别处去了。

十一

可是乡村的小孩子，都会喊‘打倒帝国主义’了。

我底五岁的侄儿，见有形似学生的三五人走过，便高声地向他们喊：“打倒帝国主义！”

有时他和五六个同伴在那里游戏，他也指挥似的向他们说：“我们做打倒帝国主义罢。你们喊，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便将一两个人打倒了。”

孩子们多随他说，同样高声地，指出他们底手指，向一个肥胖的笨重人喊：“打倒帝国主义！”

我们还能看见到处的墙壁上，这样的口号被写着。虽然‘打’字或者会写木边，‘倒’字会落掉了人旁。但是横横直直满涂在墙上，表示他们意识着这个口号，喜欢用这句口号，是显然的了。

十二

一到晚上，商人们都在街上赤膊的坐起来了。灯光是黝暗地照着他们底店内，货物是复复杂杂地反映着。街并不长，又窄又狭的，商人们却行列似的赤膊的排坐在门首，有的身子胖到像圆桶一样，有的臂膀如两条枯枝扎成的，简直似人体展览会一般。

我穿着一通青布的小衫，草帽盖到两眉，从东到西地走着。可是在我底后面，有人高声地叫呼我底名字了。我回转向原路走去。

“是你么，B君？”

一个小学时代的朋友，爽直而天真的人。

还乡记

“你回来了么？”

他的身躯是带黑而结实的，他底圆的脸这时更横阔了。

“生意好么？”

我问他。同时又因他顺手地向椅上拿衣服，我却笑起来又向他问：“你预备接客么？”

“不是啊，”他说，“我们好几年没有看见了，我想问问你外边帝国主义的情形怎样，国货运动又怎样。”

我一边坐下他底杂货店的门口，一边就向他说：关于商业，我是从来不留心的，至于一批投机商人的国货运动，我也觉得讨厌他们。

“比奸商的私贩洋货总好些罢？”

他声音很高的向我责问。可是我避过脸孔没有回答。接着，我就问他在商业上，他近来有怎样的感想。他说：

“总还是帝国主义呵！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实在太厉害了！同是一种货，假如是自己的，总销行不广；即使你价值低跌到很便宜，他也会从政府那里去贿赂，给你各处关卡的扣留。想起来真正可怕。”

他垂下头了。静寂一息，他又继续说：

“所以帝国主义这东西不打倒，中国是什么法子也弄不好的！你看，近年来的土布，还有谁穿呢？财源是日益外溢了，民生是日益凋敝了，——朋友，这两句话是我们十几年前，在学校里的时候谈熟的，现在，我是很亲切地感到了！你，弄了文墨，还不见怎样罢？”

这位有着忠诚的灵魂的朋友，是在嘲笑我了。他底粗厚的农民风很浓的脸孔，是带着悲哀而苦笑了。我不知道自己怎样向他作解辩的回答。我只是神经质的感叹着：中国的人民实在是世界上最良好的人民，——爱国，安分，